



大家都愛「蘇州片」

「偽好物——十六至十八世紀蘇州片及其影響」特展介紹

■ 邱士華

「偽好物——十六至十八世紀蘇州片及其影響」特展，一個以明末清初「偽古書畫」為主題的展覽，選在四月一日「愚人節」開展，實在是個幽默的巧合。國立故宮博物院向來以書畫收藏豐富精良著稱，難道已經沒有真跡可以展出？必須拿偽作來墊檔？展出偽作會不會讓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金字招牌蒙塵？這個特展的題目或許會讓很多人捏一把冷汗，但是我們希望藉這個展覽，與觀眾一起面對書畫作品的質量——所謂的真跡不一定是品質保證，而偽作也可能出類拔萃。



圖1 「偽好物——十六至十八世紀蘇州片及其影響」特展展場實景照 均勻製作企劃有限公司提供

什麼是「偽好物」？

「偽好物」一詞源自北宋大書畫收藏家米芾（1052-1107）。他曾在《書史》中提到：

馮京（1021-1094）家收唐摹黃庭經，有鍾法，後有褚遂良字，亦是唐一種偽好物。

這是米芾對一件傳為魏鍾繇（151-230）〈黃庭經〉的評價。他認為這件作品雖然是唐代摹本，然而因臨寫極佳，保留鍾繇法度，遂以「偽好物」稱之，肯定這件作品的藝術價值。

本次特展以「偽好物」一詞為標題，希望直接點出「偽作」中仍有許多值得關注的「好物」——不管是這些「偽作」本身，或是與「偽作」相關的社會文化脈絡。展覽副標題「十六至十八世紀蘇州片及其影響」，則是在這個概念下展示與討論的主要材料，也就是一批頗具水準與蘇州風格相關的偽古書畫作品「蘇州片」，並以清初宮廷繪畫為例，彰顯「蘇州片」在藝術發展上的重要影響。（圖1）

「偽好物」特展對「蘇州片」的新定義

「蘇州片」一詞只有籠統的定義，通常依據字面指涉的是明末清初時期蘇州地區製作的偽古書畫作品。然而就詞彙的使用來看，目前尚未查閱到民國以前的文獻資料使用「蘇州片」一詞。

目前所知，1923年陳定山（1897-1987）於《申報》發表的〈醉靈軒讀畫記〉是較早論及「蘇州片」者：「……至明末，唐、仇輩出，坊間相率仿效，贗鼎益夥，即所謂蘇州片者。其畫多作□細金碧人物山水，敷色濃整，是俗人之仿古也。然自乾、嘉以後，此物亦成稀世名品。欲求真作傑構尚可得哉？」他的另一篇小文亦提到蘇州片：「古有所謂蘇州片者，多假託唐、仇，務為工緻，幾可亂真。蓋畫家作偽，不自今日始矣」。¹

由陳定山「古有所謂蘇州片者」一句推測，「蘇州片」一詞在1930年代以前已經開始使用。他認為蘇州片主要偽造明代蘇州大畫家唐



圖2 傳宋 張擇端 清明易簡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寅（1470-1524）與仇英（約1482-1559）的作品。

1930年代之後，亦有學者提及蘇州片。然而要到1990年楊臣彬〈談明代書畫作偽〉一文，才更廣闊而明確地界說「蘇州片」偽造的古代書畫家及風格、題材：

蘇州地區有些在繪畫、書法方面具有一般技能的人，專門以製作假書畫為生計。他們住在蘇州的山塘街、桃花塢、專諸巷等城內外的市坊里弄，大多仿造李思訓、李昭道、趙伯駒、趙伯驥、趙孟頫、趙雍、沈周、文徵明、仇英等人的青綠山水或工筆設色人物，白描人物多託李公麟之名，花鳥則多偽造黃筌、徐熙、趙昌、王淵等工筆重彩畫；同時也仿造宋代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元代趙孟頫、鮮于樞、鄧文原、虞集、馮子振、柯九思、楊維禎，明代祝允明、沈周、文徵明、吳寬、王寵、董其昌等名家書法或題跋。其模仿水平雖高下不同，但格調大體離不開工、板、滯、弱等特點，一般稱這一類為「蘇州片」。²

1989年楊新〈商品經濟、世風與書畫作偽〉一文，開始強調蘇州片集體製作的「作坊」概念。³而楊仁愷（1915-2008）則對作坊分工的可能情形有更細膩的描述：

估計當時作坊中起稿定型，線條皴染，人物樹石建築等分工繪製，再配跋文、加鈐偽造的印和收藏璽印、裝潢等多道工序，各司職責。這種作坊勢必要有統一的藍本作共同依據，而且作品會有許多副本一起流傳於世。⁴

「偽好物」特展除了可一窺上述偽託於宋、元、明歷代大師名下各類題材的作品，更嘗試透過展件進一步提問：這些偽託在不同大師名下的作品，分別屬於不同的「蘇州片」畫師或工坊製作嗎？相似度極高的畫面或題材，是同一個「蘇州片」畫師或工坊大量生產嗎？更根本的問題是被視為「蘇州片」的作品，真的都是蘇州地區製作的嗎？

由於「蘇州片」與「偽造」關係極深，為了希望買主能夠相信這些作品真的是古代大師



〈清明易簡圖〉局部

之作，當然會盡可能地泯除所有當代的痕跡。因此由作品呈現的時代風格，或是畫面中出現的一些早期不會出現的器皿、家具、建築等母題，才能推敲製作的大致時間，若要確認是哪個地區、牽涉哪些具體人物繪製的難度頗高。

面對「蘇州片」定義的曖昧不清，以及無法確定產製地區與製作者的困境，「偽好物」特展拓展了對「蘇州片」的定義：面對明末清初的偽古書畫作品，即使無法確定它們於蘇州地區製作，只要是採用蘇州名家風格製作，如

沈周（1427-1509）、文徵明（1470-1559）、唐寅（1470-1523）、仇英（1482-1559）、尤求（約十六世紀）等蘇州著名書畫藝術家，或是利用收傳印記或題跋標榜曾經過蘇州文士收藏或賞鑑的作品，皆符合本特展對「蘇州片」定義的設定。

由於「偽好物」特展對「蘇州片」採用較寬泛的定義，自然影響到特展中收入的展品類型。有些作品很可能佚離了過去對「蘇州片」較嚴格的定義。然而或許這正是跨出對明末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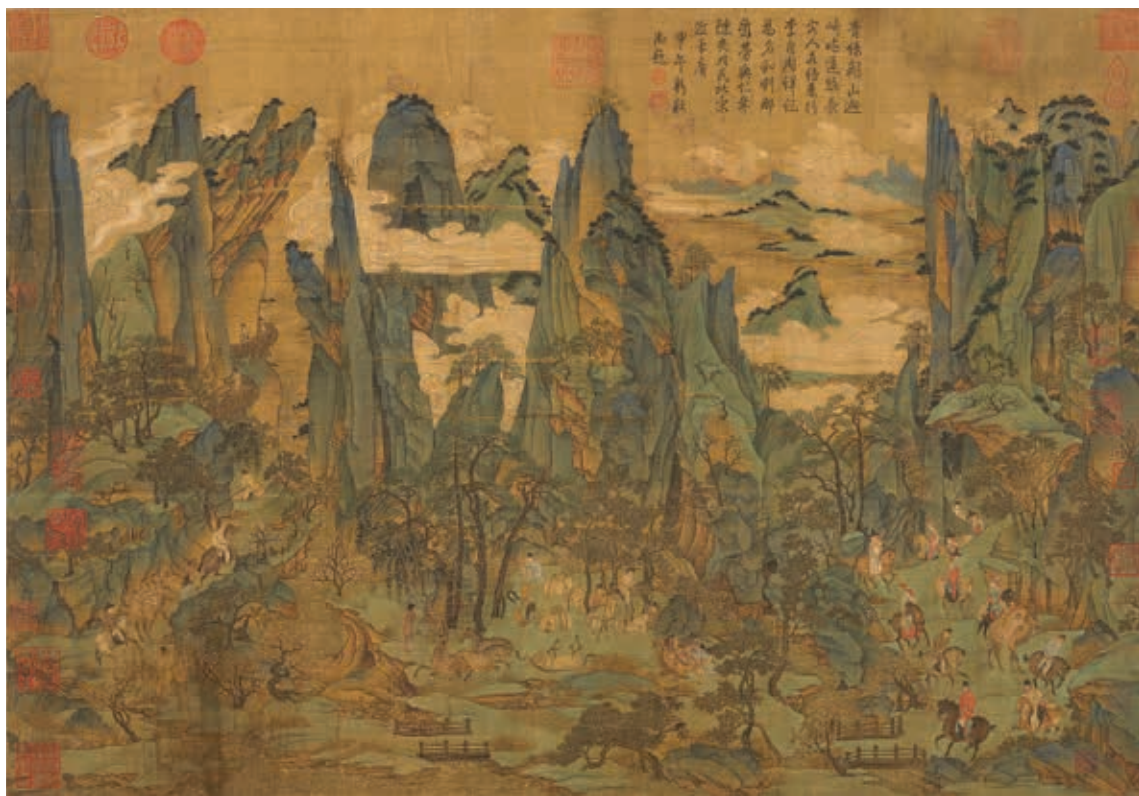


圖3 傳唐人 明皇幸蜀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初偽古書畫製作實況進行探索的新腳步。

大家都愛「蘇州片」

「偽好物」特展以四個展間、四個單元介紹有關蘇州片的重要面向。第一個單元「大家都愛偽好物：從〈清明上河圖〉的故事說起」，由驚悚的「偽畫致禍」故事作為觀眾們進入「蘇州片」時空的開場。明清筆記小說中，記載了數個有關嘉靖年間（1522-1566）宰相嚴嵩（1480-1567）父子想得到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的故事版本。由於嚴嵩父子的需索，官員王忬（1507-1560）請畫師黃彪（1522-1594 以後）摹造一本進獻。嚴氏父子相當寶愛此畫，將其視為收藏書畫之冠。後來裝裱匠湯臣向王忬索賄不成，揭露此卷為偽，嚴氏父子懷恨在心，最終藉故誣陷王忬問斬。

這個「因畫致禍」的故事牽涉到的人物包括宰相、官員、畫師乃至裝裱工匠，階層來源複雜。足以代表當時社會各階層共同捲入因「古物熱」形成的「偽好物」商品消費的熱潮。

故事中黃彪摹繪的〈清明上河圖〉，可說是「蘇州片」裡最熱門的題材。根據日本學者板倉聖哲的統計，目前全世界留下來的〈清明上河圖〉，便超過百本以上，由此推測在三、四百年前，市場上流通的數量更為可觀。因此在本單元特別精選故宮所藏的傳張擇端〈清明易簡圖〉（圖2）與傳仇英〈清明上河圖〉展出，以為呼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傳張擇端〈清明易簡圖〉。該圖圖像內容不但依據描述北宋汴京景象的《東京夢華錄》繪製，並且在畫上的印記，還可辨認出上述「偽畫致禍」故事中的嚴嵩之子嚴世蕃（1513-1565），以及王忬之子

王世貞（1526-1590）的偽印。因此〈清明易簡圖〉，不但偽造北宋大畫家張擇端的畫作，同時也藉由偽印附會著「偽畫致禍」的著名故事，實為「偽」了兩個不同時代、兩種層次，耐人尋味的雙重「偽好物」。

第二個單元「以蘇州為龍頭：明中葉以後『偽好物』的新典範」，希望幫助觀眾理解「蘇州片」與「蘇州」的關連。

由於蘇州從明中期後，已是江南甚至是全國的文化與時尚中心，無論時裝、點心、器用、家具、園林，以及書畫藝術，都是各地競相模仿的對象。蘇州原本就擁有深厚的文化資本，畫家們利用江南地區豐富的文物收藏，從學習與臨摹古畫中，逐漸發展出各自的面貌，而成爲畫壇主流。而透過文人的聚會品題，蘇州的書畫品味與知識也逐步深化與擴散，讓許多江南的新富階層，都感染了收藏書畫的興趣，特別是古代書畫作品的收藏，在當時可能蔚爲時尚。在豐厚利益誘惑下，蘇州當地出現不少古畫作坊，部分文人應該也加入了造假的行列。

展間中展出限展國寶傳唐人〈明皇幸蜀圖〉（圖3），讓許多觀眾誤以爲這也是明末清初的蘇州片。其實，傳唐人〈明皇幸蜀圖〉曾經過明代著名收藏家項



圖4 明 仇英 仙山樓閣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傳明 仇英 畫連昌宮詞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元汴（1525-1590）家族的收藏，代表著蘇州當地厚實的文化資本。同時，也希望利用這件演繹唐代「青綠山水」的精美宋摹本，讓觀眾比較較早期的青綠山水與蘇州片仿繪的青綠山水之間的差異。

此外，另一件國寶仇英的〈仙山樓閣〉（圖4），亦是特別展出的作品。希望藉此作比對其後跟隨仇英這種青綠界畫形式，並大為暢銷的成組掛軸。這類畫作描繪古代著名宮殿，配上詩詞，既華麗又富文化意涵，十分適合懸掛妝點廳堂。這種講求畫面細節、富有故事寓意與文化根源的「蘇州片」，在當時廣受大眾歡迎。展廳中另外四件傳仇英的立軸——〈畫連昌宮詞〉（圖5）、〈畫長信宮詞〉（圖6）、〈畫錦堂〉、〈寶繪堂〉，都可說是依循仇英的〈仙山樓閣〉類立軸作品的形式，由「蘇州片」書畫家繼續發展的繽紛結果。

第三個單元「偽好

物商店街直擊：充滿魅力的熱門商品」，則希望讓觀眾一窺「蘇州片」中的暢銷類型。展間中不同的展櫃，像是各自獨立的主題小店鋪，分別展陳著不同主題的作品。例如以宮中妃嬪生活浪漫想像的〈百美圖〉、〈麟趾圖〉（圖7）等作，依循著院藏仇英〈漢宮春曉〉（圖8）的主題與背景設計，不但利用眾多美女、可愛嬰孩的活動、姿態吸引觀者的目光，也極力用細密花紋與豔麗或甜美的顏色，裝飾地板、樑柱以及衣飾，說服當時的消費者購買此畫的確物有所值。另有宣導倫常義理的「教忠教孝」專櫃，展出如何成為傑出領導人的〈養正圖〉，以及如何孝順父母的《二十四孝》與《純孝圖》冊。此外，當時很可能作為婦女生日禮物的吉祥畫〈群仙會祝圖〉（圖9）或〈瑤池高會〉等作，數量眾多。這類以鮮豔石青石綠繪製的仙鄉，其作者除了標為仇英之外，常被冠上北



圖6 傅明 仇英 畫長信宮詞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傳唐 周昉 麟趾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 明 仇英 漢宮春曉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傳明 仇英 群仙會祝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宋趙伯駒的名頭。最不容錯過的是展間中島櫃展出的三個不同版本的〈上林圖〉（圖10），雖然分別傳為元人與仇英，但各有巧妙不同，對於觀察蘇州片「一稿多本」大量製作的現象，實為深具價值的精彩展件。據說，〈上林圖〉原是仇英為當時昆山大富豪周鳳來所作，花數年時間繪製完成，長達十三、十四公尺，最後成為周鳳來母親的「生日禮物」。展出的三件〈上林圖〉長度也約十二公尺上下，因此將於「偽好物」特展六個月的展期間，分四段展示。為協助不能屢屢到訪的觀眾，「上林圖」專櫃的後方，特別製作了「三個螢幕」聯播的影片。每個螢幕依序代表前方中島櫃展出的三件〈上

林圖〉，利用字幕當作店鋪老闆的近身推銷，希望觀眾能跟著字幕移動腳步，嘗試跟著老闆的解說，細細觀察這三件〈上林圖〉的異同。

本單元展間中的不少展件出現鮮豔瑰麗的青綠山石、對布料與建築構件表面細膩裝飾的講究、對敘事性場景的偏好等，均反映著一般定義中「蘇州片」的畫面特質。但最後一櫃傳李公麟（1049-1106）的〈畫歸去來辭〉與傳黃庭堅（1045-1105）的〈行書〉，雖然一畫一書，卻使用了相同的明代沈度（1357-1434）偽印（圖11），提供了「蘇州片」作坊作偽題材與範圍的新訊息。本單元展件繽紛豐富，將分前後兩期分別呈現「蘇州片」的魅力。



圖10 210展廳展出三個版本〈上林圖〉的中島櫃，後方有可欣賞全卷的三螢幕聯播影片。 均勻製作企劃有限公司提供



圖11 傅李公麟〈畫歸去來辭〉（左）與傅黃庭堅〈行書〉（右）兩作題跋出現之明代沈度偽印印跡比對

第四單元「偽好物前進清宮」，希望能讓觀眾瞭解以前被輕忽的「蘇州片」，在中國繪畫史上的重要性。這些顏色鮮豔且細節豐富的蘇州商業仿古作品，不但廣受江南各階層的歡迎，也成為許多親王與大臣進貢給清代帝王的禮物。因此清宮中收藏著不少的蘇州片。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帝王顯然都很欣賞這類仇英與受到仇英仿古作品影響的蘇州偽古風格，甚至要求宮廷畫家仿作這些「古代」的題材與圖式。例如康熙皇帝（1654-1722）曾命宮廷畫家冷枚（約 17-18 世紀）摹製蘇州片「漢宮春曉」，雍正（1678-1735）皇帝也命畫家摹寫蘇州片的「清明上河圖」，到了乾隆朝，不但摹寫蘇州片熱門商品的種類更多，並且將蘇州片的母題與風格，運用在其他題材宮廷繪畫的製作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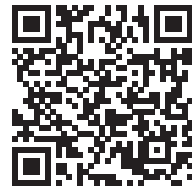
展廳中更展出「蘇州片」白描作品傅仇英〈西園雅集圖〉（圖 12），以及乾隆皇帝命宮廷畫家丁觀鵬所作的淺設色〈摹仇英西園雅集



圖12 傅明 仇英 西園雅集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清 丁觀鵬 摹仇英西園雅集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展覽網站QR code



偽好物創意市集QR code

圖 14 「偽好物創意市集」遊戲網頁與QR code

圖) (圖 13) 兩件立軸作為對照，將清代宮廷直接「臨摹」宮中收藏「蘇州片」的狀況清楚呈現。這類清宮冠以「院本」或「畫院」等字眼的作品，有不少正見證著與蘇州相關的「偽好物」變身為盛清皇家風格的重要來源。

小結

這個以明末清初「蘇州片」為題的展覽緣起於多年前本處賴毓芝（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於本院任職期間便著意與陳階晉副研究員策劃推出。因緣際會下，由筆者繼續承辦，並邀得精研明代蘇州視覺文化的國立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林麗江教授的加入，終於在今年成為上述三個單位合作策劃的大型展覽。

此外，亦曾請教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學系王俊傑教授有關展覽新媒體的可能應用方式與意見。在本院教育展覽處同仁的大力協助下，為了讓觀眾感覺「蘇州片」作品所具有的強烈商業性，完成一款「偽好物創意市集」的網路遊戲。(圖 14) 進入特展網頁後，可選

擇「蘇州片創意市集」選項進入遊戲。遊戲中答對與「蘇州片」相關的問題可取得虛擬銀兩，購買展場中正展出的十七件作品，測試一下自己面對書畫作品的鑑賞力，以及買賣藝術品的投資眼光。透過寓教於樂的方式，希望讓大家拋棄對偽古書畫的單純嫌惡與鄙視，展開對「蘇州片」審美品味與明末清初社會文化狀態的瞭解，接受甚至享受伴隨「偽好物」特展而來議題的衝擊與美感刺激。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註釋

1. 小蝶（陳定山），〈醉靈軒讀畫記〉，《申報》，1923年1月12日，第8版。另小蝶（陳定山），〈醉靈軒讀畫記〉，《申報》，1923年10月6日，第8版。感謝湯燕茹學友協助查檢上述兩條資料。
2. 楊臣彬，〈談明代書畫作偽〉，《文物》，1990年8期，頁73。
3. 楊新，〈商品經濟、世風與書畫作偽〉，《文物》，1989年10期，頁89。
4. 楊仁愷，《中國書畫鑑定學稿》（臺北：蘭臺網路出版商務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219-223。楊仁愷更早期另著有《中國古今書畫真偽圖鑒》（遼寧：遼寧畫報出版社，1996），已提到「蘇州片」。劉建龍，〈試談「蘇州片」的來龍去脈〉，《遼寧省博物館學術論文集第二輯（1985-1999）》（瀋陽：遼海出版社，1999），頁571-574。